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《群書治要 3 6 0》第三冊，第一單元「君道」，三、「反身」。

【三十一、吳阪之馬，庸夫統銜則為弊乘，伯樂執轡即為良驥，非馬更異。教民亦然也。故遇禹、湯則為良民，遭桀、紂則為凶頑，治使然也。故善治國者，不尤斯民而罪諸己，不責諸下而求諸身。】

這一條出自於卷四十七，《政要論》。

『銜』：這個字是馬嚼子。青銅或者是鐵去製造的，放在馬口內，放在馬的口裡面，用以勒馬，控制馬的行止。我們看到電視上，看到人家騎馬，拉一條繩子，馬的口當中，那個就叫銜。就是青銅或者是鐵製的，放在馬的口內，控制馬的行止，要跑還是要停止，用那個控制。『執轡』：是手持馬韁駕車，好像有駕駛馬車的，引申為駕馭這匹馬，這匹馬你怎麼給牠駕馭。

這一條講，「吳阪這個地方的馬」，吳阪是個地方，「平庸的人來駕馭就是劣馬」，如果一般不懂得去駕馭馬的人，就是對馬他不會去駕馭，這個地方這些馬都是不好的馬。如果「伯樂來駕馭就成了良駒」。伯樂是懂馬的人，他很會駕馭這些馬，什麼樣的馬，到他手上都是給牠駕馭得很好，變成一匹良馬，就是很好的馬。這個「並不是馬的不同」，同樣那一匹馬，「而是駕馭者不同」。駕馬的人不一樣，平庸的人他不會駕馭馬，伯樂的人他會駕馭，會駕馭，牠就是良馬；不會駕馭，就是變成劣馬，就是不好的馬，馬是一樣的那匹馬。這是引用駕馬的方法，會駕馬的人以及不會駕馬人

他的不同，來引申到我們人民。「教化人民也是同樣的道理。所以，百姓遇到大禹和湯王」，商湯開國的君王，這個都是聖君，歷史記載是聖君。所以一般人民遇到大禹和商湯，湯王，這樣的聖君，人民都是良民，都是好的人民。「遇到夏桀和商紂」，同樣是夏朝，到桀王、紂王，這個是夏朝、商朝末代的皇帝，「這樣的暴君」，桀紂都是暴君，不是聖君是暴君，這些人民就成了凶惡愚頑之民，同樣是人民，「這就是不同的治理所造成的」。也就是說你怎麼去治理人民，怎麼去教導人民，你做了什麼給人民去學習，人民就跟著學。所以聖君跟暴君他治理國家就不一樣了，聖君治理國家，人民都變成良民；暴君治理國家，人民就變成暴民。「所以，一個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，不會怪罪自己的百姓」，自己百姓有犯錯、犯罪了，他不會去怪罪，「而是反省自己的過失；不會斥責自己的部下，而會反過來要求自己」。先反過來檢討自己，不會去怪下面的人，這個是一個善於治理國家君主他的一個態度。所以堯王、舜王，堯舜禹湯都是聖王，這個講人民有罪，罪在朕躬，看到人民犯罪，他說這個就是我的罪，因為我沒有把他教好，他才會犯罪，他才會犯錯，這個罪過在我。所以反求諸己，去改過，去教導人民，這個是聖君聖王他的態度。如果暴君，他都不會反省自己，不會反省自己的過失，都是去怪罪下面的人，自己都沒有反省，這個就變成暴君，下面的人當然也教不好，變成亂民了。這是我們要學習的一個地方，要向這些聖君來學習，這是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，就先回頭反省自己。

好，這一條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